

春夕

马小淘 著

『新梦想』小说系列

非外借



西苑出版社

春 夕

马小淘
著

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夕 / 马小淘著. — 北京: 西苑出版社, 2018.8

ISBN 978-7-5151-0648-9

I. ①春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6548 号

春夕

CHUNXI

马小淘 著

出品人: 赵 晖

责任编辑: 汪 莉 曹亚楠

责任印制: 陈爱华

责任校对: 刘娟娟

书籍设计: 广 岛 (@ 广岛 Alvin)

出版发行: 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政编码: 100013

电 话: 010-88636419 传真: 010-88636419

印 刷: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*500 毫米 1/32

字 数: 52 千字

印 张: 4.75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51-0648-9

定 价: 31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“春夕”这个名字让江小诺的生活陷入纠结之中。丈夫钟泽的这个“前任”成为江小诺探究生活真相的一个无法自控的动力。尽管小说以轻松自若、看破红尘的腔调收尾,《春夕》还是在退守实用主义的生活逻辑里保留了一点“天真”。

目 录

春 夕 001

章某某 102

江小诺洗过脸，发觉镜子里的面孔暗淡蜡黄。这一晚，什么都不想，睡个清静的好觉，明早不想再见这可恶的蜡黄。她涂上眼霜、爽肤水、精华素、晚霜、睫毛增长液，对着镜中人笑了笑，朝卧室走去。可这几步的路，她就已然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我涂的是晚霜还是感伤？怎么每每洗完脸擦完面霜，就又开始琢磨心事了，怎么也劝不住自己。

懊恼地躺在床上，江小诺又开始了近两个月来每天的睡前必修思考题：那个人到底姓什么？是怎样一个人？她简直是个不按轨道奔跑的疯狂竞技者，你可以不给她冠军，却抓不住她。

白日里风风火火，生动愉悦得不由分说，想难过一下都逃不出那种忙碌。一到临睡时，电视关

了，电脑关了，手机关了，灯也关了，活泼的内心陡然安静，开出伤感的花。恋爱是危险的，爱上一个人总是试图占据他的所有，现在、未来自不必说，连不曾遭遇的过去都成了掠夺的阵地。那时我没有出现。那时是怎样的？没有爱我的时候你爱着谁？江小诺无法自拔地挣扎在这种反复的无趣的思考里。一贯沾枕头就睡着的她，竟然养成了睡前烦心一到两小时的恶习，快两个月了。她每晚都是把自己累睡着的，因为实在想不明白，重复的脑力劳动折磨得她头昏脑涨快快睡去。如果睡眠可以被称作短暂的死亡，江小诺每晚都是死不瞑目的。

午夜的窗外以黑为主，月亮被屏蔽在高楼后边，路灯和没睡的人家像闪亮的梦。一辆白色轿车倏地开过，像莫名的念头一闪而过。江小诺气急败坏，空洞地看着窗外。只有一截线头，后边全无头绪，怎么想也不过是愚蠢的循环论证。江小诺决心

摆脱孤军奋战的困境，寻求外援。她像个终于说服自己放下高傲的学生，怯怯地询问同学那道死活弄不明白的题目。她打算问问徐子清，也许他可以帮她解开全部的迷惑。

徐子清是江小诺的初恋情人，两人十七岁读高中时有过一段被定义为早恋的朦胧情感，偷偷开始又草草结束，基本上谁也没有受伤。他俩都爱赶时髦，一看老师、家长都视早恋如洪水猛兽，反倒来了顶风作案的兴致，于是夸大了淡淡的好感，眼疾手快鱼找鱼、虾找虾地接上了头，极具表演性质的敢爱敢恨了一阵子。新鲜过后，又觉得不过如此，商量商量好聚好散地退回了朋友的位置。光阴似箭十年过去，两人倒成了两肋未必一肋插刀没问题的密友。到底曾经顶着男女朋友的名号出双入对过，默契还是有一点的，爱情没可能，友情大大的。徐子清结婚时还故作沉痛地向江小诺道歉，说今生有

缘无分，叫江小诺别等他了，免得苦了自己。江小诺也配合地血泪控诉，说徐子清耽误了她一生，耗尽了她的全部的爱情。十年如一日的打情骂俏充斥着他们的交往，越是调情就越清白，再桃色的话从他俩嘴里说出也带着恶搞气息，反而没了一点暧昧。俩人成了兄弟、姐妹，超越了性别，亲情，比爱情更宽容，更不计较。徐子清总是大大方方地把江小诺介绍给他历任女友和后来的老婆，每次都痛心疾首地说：江小诺，我当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初恋。江小诺也把后来交往的两个男朋友带给徐子清过目，还总指着他说：就是他，亵渎了我神圣的初恋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好像谁也看不上谁，其实还真不是一般瓷实。

徐子清马不停蹄谈了四五次恋爱，终于急三火四地娶妻生子，只争朝夕地进入了稳定阶段。江小诺却不紧不慢，眼看奔三了，还编着俩小辫伪装纯

情少女。十八到二十七岁，她只谈了两次恋爱，一次四年，另一次也是四年，前一次被甩，后一次甩人，做了两次无用功，沉寂两年，脸上总是带着一种不慌不忙的洁身自好。徐子清美滋滋过起了小日子，但还算致富不忘众乡亲，态度严肃地给江小诺介绍了个对象。对方是徐子清老婆的大学同学钟泽，硕士毕业留校当老师，热衷学术钻研，为人诚恳踏实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还真是马到成功，江小诺和钟泽相见恨晚一拍即合，初次见面后就再也不用介绍人操心，积极主动地开展不间断的约会活动。据江小诺说，乍一看觉得长得有点木，但一听声音就被电昏了，整个一传说中已经绝迹的金嗓子啊！江小诺是录音师，听过的好声音多了去了，被一个非专业的嗓子迷倒还真有点匪夷所思。但也可以这么理解，一个对声音极敏感的优秀录音师，终于与幻境中最动人的声音狭路相逢，那场面自然电光石

火。那是一种芳香指数升到最高，仿佛即将发霉，温润饱满无与伦比的声音。成熟，却无烟火气息。江小诺本来坚信，介绍对象是非常低俗愚蠢的欺侮消遣单身青年的行为，并以尚未走出失恋阴影为由推诿多次，却在见到钟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听到钟泽声音的瞬间后悔了，后悔自己要大牌装清高，拖延了跟金嗓子的碰面。两人你情我愿互动良好，一年光景已互见家长，每周末江小诺去钟泽家过夜，渐入甜蜜稳定的佳境。虽说谁也没提过结婚的事，但依着这样稳健的发展状况，拜堂几乎毫无悬念指日可待。该琢磨的简直是俩人结完会不会离，压根不用怀疑结不结。江小诺依旧编着两根小细辫，脸上却添了几分少妇的风情。障碍是出在最近两个月的，江小诺不动声色却异常糟心，她对着钟泽依旧笑得龇牙咧嘴，晚上却经常眼瞪天棚独思忖。

“今天午休和我一起吃饭啊！”江小诺起床就拨通了徐子清的电话。

“我中午……”

“少废话。我要死了！”

“哪天出殡？我去就是了。”

“你再废话，我先掐死你再说。中午见。”江小诺不等徐子清回答就挂了电话。她急于求助，却一点求人的态度也没有。

“亲爱的，咱吃什么？”徐子清又把电话打回来了。

“泰国菜不行，自助不行，火锅不行……你随便吧。”江小诺琢磨着说。

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随什么便啊！我随

地大小便啊！痛快点，什么行？”徐子清也急了。

“我哪知道什么行！你一男的能不能有点主意，你定。我上午要录一重要的广告，不跟你废话了，你选个安静点的地方短信我。”说完，江小诺又挂了电话。她对别人都特有礼貌，一到徐子清这儿就自动变生猛了。

结果，俩人又毫无创意地在江小诺公司西边的家常菜碰面。没走几步路，吃什么也不重要，江小诺象征性抱怨了几句就点菜了。一品富贵肘，他俩吃饭的保留菜。江小诺爱吃肉皮，徐子清爱吃肉，俩人多年来分工明确合作愉快，总是三下五除二就消灭一只猪腿。这个菜，江小诺跟别人吃饭不好意思点，而徐子清媳妇蕊妮基本就是素食。

“我跟你真是没话说，没一句好听的。你瞧你电话里那态度，消防车也没你那么牛啊！”徐子清不拿好眼神看江小诺。

“没话就不说。看不惯啊？看不惯以后你不用理我了！”

“大姐，我没说看不惯。我爱看，爱看行了吧？”

“谁管你看不看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任务交给你完成。帮打听个人，女的，叫春夕。”江小诺虽是一贯的刺头语调，却还是透露出些许不好意思。

“春天的小溪啊！长什么样？小家碧玉吧？”

“夕阳的夕。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！我没见过，估计错不了。”

“上哪儿打听去？给个接头地点呀！我又不是中央情报局。”徐子清愤然道。

“我被你恶心晕了，忘说了。跟你媳妇蕊妮打听，尽量别暴露出是我要打听的。我怀疑是钟泽的前女友。”江小诺压低了声音，眯了眯眼睛。

“嘿，瞧你们女的关心的那点破事！想知道你

自己审啊，你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你连个前女友的案子都没查出来啊！”

“之前那个我知道，这个不知道是前几个，老皇历了。是我最近不小心发现的线索。你也知道我爱装潇洒，不好意思婆婆妈妈的，没拉下脸打听。”

“合着你还装心胸开阔，没露出小肚鸡肠的狐狸尾巴呢！”徐子清乐不可支。

“我还真不怕告诉你，本来没什么，但是架不住天天想，越想越严重，每天升级，我现在动不动就睡不着，甚至怀疑是他前世的恋人穿越轮回来认领他了。我这个危机感哪！”江小诺作一言难尽状。

“你也有今天啊！当年我和哪个女生一起在操场坐会儿，你连推带搽，大耳贴子也不是没上来过，现在怎么这么黛玉了，还半夜独憔悴！”

“你也不看看你跟那女的，那饼脸妹，脚上还

有灰趾甲。你说她倒藏起来呀，还老趿拉一破凉鞋。显摆灰趾甲呀，一个传染俩呀！你当时名义上不是在我手下嘛，跟那么一女的发贱好像审美有问题似的，多丢我脸啊！我不管能行吗？我那是为你好，也是为我的面子。你脚踩两只船也得差不多啊，别一个五星油轮，一个小破木头板，也不怕把你腿劈折！”江小诺边吃肉皮边嚷嚷。

“就你还五星油轮啊？撑死算个小汽艇吧！再说你别老造谣行不行？我跟她根本就没怎么样，就你们这群无知妇孺瞎编派。”徐子清一脸无辜，急于洗刷十年前的不白之冤。不过这基本是枉然，都洗刷十年了还没洗净。

“你说那女的，除了质朴，压根没优点啊！脑袋还笨，你看上她哪点了？我至今很好奇。”

“少来！我连质朴也没看上。就是你们这些乱七八糟人传出来的。我挺帅一小伙，凭什么跟她

呀！我太亏了我！”徐子清都快哭了。

“我怎么造谣了？咱们全班都知道，你爸妈也知道，铁证如山！”江小诺非常严肃。

“废话。大家都造谣，我爸妈能不知道吗！”

“你这是耍无赖，我那时候热爱学习，没空造谣，尤其是造你这种人的谣。”

“我冤死了，我一辈子洗不清了。”

“洗什么洗！跟那妞有过一段回忆，这事已经定性了。”

“我跟你那段比她长！”徐子清挤眉弄眼。

“我可真给她面子，还跟她争，我可没那闲心。”

“多少年过去了，还在意！不要为了我伤了女同学之间的感情嘛！”徐子清有点得意。

“我烦她。”

“我说，你烦得着人家吗？又不是一个班的，